

长篇历史小说

晚

清

栋

梁

张之洞

ZHANG
ZHIDONG



杨敏
Yang Min
著



张之洞

杨 敏 著

(上)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之洞/杨敏著. - 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

ISBN 7-5013-2138-8/K·567

I. 张... II. 杨... III. 张之洞(1837~1909) - 生平事迹
IV.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41087 号

书 名 张之洞

著 者 杨 敏

出 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(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 行 (010)66126153 **传 真** (010)66174391

E-mail Btsfxb@publicf.nlc.gov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30

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600(千字)

印 数 1-10000

书 号 ISBN 7-5013-2138-8/K·567

定 价 48.00 元(全二册)

前 言

张之洞，直隶南皮人，生于清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，卒于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。

张之洞少年时苦读诗书，一心通过仕途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，终于在同治年间以一甲三名探花郎的成绩步入官场。光绪初年，他担任了“洗马”的官职，光绪六年（1880）被授予侍讲学士的职务，与当时的名士张佩纶等人一道纠弹时政，被称为“清流派”。第二年，他被擢升为内阁学士，很快又被任命为山西巡抚，开始成为实权派。

由于他在官场上能够成功运用进退策略，仕途之路也就很平坦地在他脚下铺展开去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的中法战争中，他升为两广总督，并且力主抗法，起用老将冯子材，大败法国军队，攻克越南谅山。在广东期间，张之洞开展了洋务活动，他设学堂、建工厂，体现了与一般封建官僚不相同的施政思想。

调任湖广总督后，他兴建了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，在中国近代兵器史上有一笔可写的“汉阳造”步枪，就是在他的工厂里生产的。他还设立了织布、纺纱、缫丝、制麻四局，身体力行地推行“洋务新政”。他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之间，应该说是既有共同目标又有矛盾斗争，

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。比如在芦汉铁路筹办一事上，他与李鸿章的争斗就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。

张之洞作为一位封建官僚，当然有着他与生俱来的两面性，这在他一生的许多事情上都可以看出来。比如，他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发表的《劝学篇》中提出“旧学为体，新学为用”，“务本以正人心”，“务通以开风气”。这篇文章不仅得到了顽固不化的西太后的夸奖，也得到了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的欣赏。做官做到这个地步，也算是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了。

果然，在镇压了两湖反洋教斗争和拥护光绪帝当政的“自立军”起事之后，张之洞的官运更是无比亨通，督办商务大臣，两江总督，大学士，军机大臣……甚至当光绪皇帝“驾崩”的时候，他居然以一名汉臣而被委以“顾命”重任，并晋升为太子太保。由此可见在清朝晚期张之洞拥有何等的重要地位。

张之洞一生功过，是很难评说的。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去认识：我们的很多先人，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去探索强国之路，张之洞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。尽管他的探索是失败的，但却是有意义的和不可忽视的。

张之洞 73 岁那年去世了，死后被谥为“文襄”。据说他为官几十载，临死的时候家中的土地连一亩都没有增加，这大概又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问题吧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 少年心事

一、神仙洞府宁馨儿 (3)

山洞里，那金甲神人手捧红绸襦袂，面色凝重地对张镆说道：“天帝念汝祖上累积阴功，特赐麟儿与汝，汝其善养善教，令此子早成大器，莫辜负上天苦心！”一席话吓得张之洞的老爹冷汗直流……

二、顺天乡试第一人 (60)

刚满十六岁便中了顺天乡试解元，张之洞不禁春风得意，期盼着在随后的会试甚至殿试中一举夺魁、独占鳌头。可是太平军北伐的战鼓，却把他的美梦给搅得一塌糊涂……

三、偏是云路不能行 (113)

那一队吹鼓手奏的倒是喜庆曲子，却偏偏

个个身着白衣、面带悲戚。张之洞正在惊诧，又见大红轿帘被风吹起一角，他偷眼望去，轿子里坐着的，竟然是自己的父亲……

四、文章得意探花郎…………… (171)

西太后细细阅罢张之洞殿试的卷子，不禁心中大喜，她认真地对东太后说道：“这年轻人敢于直言且又能切中时弊，是个不可多得的治国之才。姐姐，我看就给他个一甲第三名——探花郎吧！”……

第二章 书生意气

一、誓为天下擢英才…………… (233)

新任四川乡试副考官的张之洞，下车伊始便发现四川科场的种种弊端。他拍案大怒：“科考之举，意在为大清江山选拔英才，如果听任你们这样徇私舞弊，还要我张之洞做什么？”……

二、身是文官须死谏…………… (294)

不知不觉，三星已然偏西。一夜未眠的张之洞，收拾起连夜拟就的三道奏折，如同捧着

三口锋利的宝剑，心中暗道：“今日上朝，不扳倒几十个昏官，就对不起东乡案中四百多个屈死的冤魂！”……

三、一腔正气惩贪顽…………… (345)

山西巡抚衙门里，张之洞大义凛然正襟危坐。公案前，跪着八九个地方官员。张之洞愤怒地指着他们喝道：“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民风败坏由官来！尔等食君之禄，不思上报朝廷下报百姓，却以权谋私、贪赃枉法，你们还不认识我张之洞吧！”……

四、总督两广镇南天…………… (407)

西太后双目微闭，对正在告张之洞刁状的那两个官员摆手道：“你们不必再说了！张之洞的为人，哀家比你们都清楚！既然你们都认为他不适合山西巡抚的职位，那就让他去当两广总督吧！”……

第三章 铮臣风骨

一、最恨软骨无胆人…………… (469)

张之洞电文中言辞激烈，唇枪舌剑直指李

鸿章：“朝廷早有谕旨：‘法人无理，已饬决战。嗣后如有以议和者定即军法从事！’君心民意，自是明白。可是如今居然有人进言议和，莫非他为了讨好外夷连脑袋都不要了吗？”……

二、冶铁铸枪护中华…………… (527)

伫立在龟山上，湖广总督张之洞俯瞰大江，心潮澎湃一如江涛。他指点着龟山山脚下一片开阔地说道：“此地宽广，又有长江舟楫之便，用来建造炼铁厂再合适不过了！列位，等钢铁炼成，枪炮铸就，看他们谁还敢犯我中华！”……

三、身正不怕桀犬吠…………… (588)

张之洞仰面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！我张之洞一生磊落，自信仰视无愧于天、俯视无愧于地、平视无愧于人！一道弹劾本章就能扳倒的，绝不会是南皮张之洞！”……

四、举国同仇战倭寇…………… (651)

时虽初秋，武昌却仍是热浪袭人。而校军场上的气氛更是令人热血沸腾。张之洞面色凝重地向将士拱手道：“倭寇欺我大清，已非止一

日，今又借高丽而起衅端，两国大战就在眉睫！
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列位，为国出力的时候到了！”……

第四章 强国遗恨

一、安得猛士守四方…………… (707)

光绪皇帝双眼紧盯着李鸿章：“放心？这让朕如何放心得下？倭寇来势汹汹，大清军中偏又都是些临阵畏缩的怕死鬼！”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当此用人之际，朕还不能处罚他们，唉！”……

二、丧权辱国臣子恨…………… (763)

早春的江宁，正是莺飞草长的宜人天气，可两江总督府里的张之洞，却没有一点心情去欣赏春色。他手中捏着一份电文，眼中只有四个大字在晃动：“丧权辱国！”他只觉喉中一咸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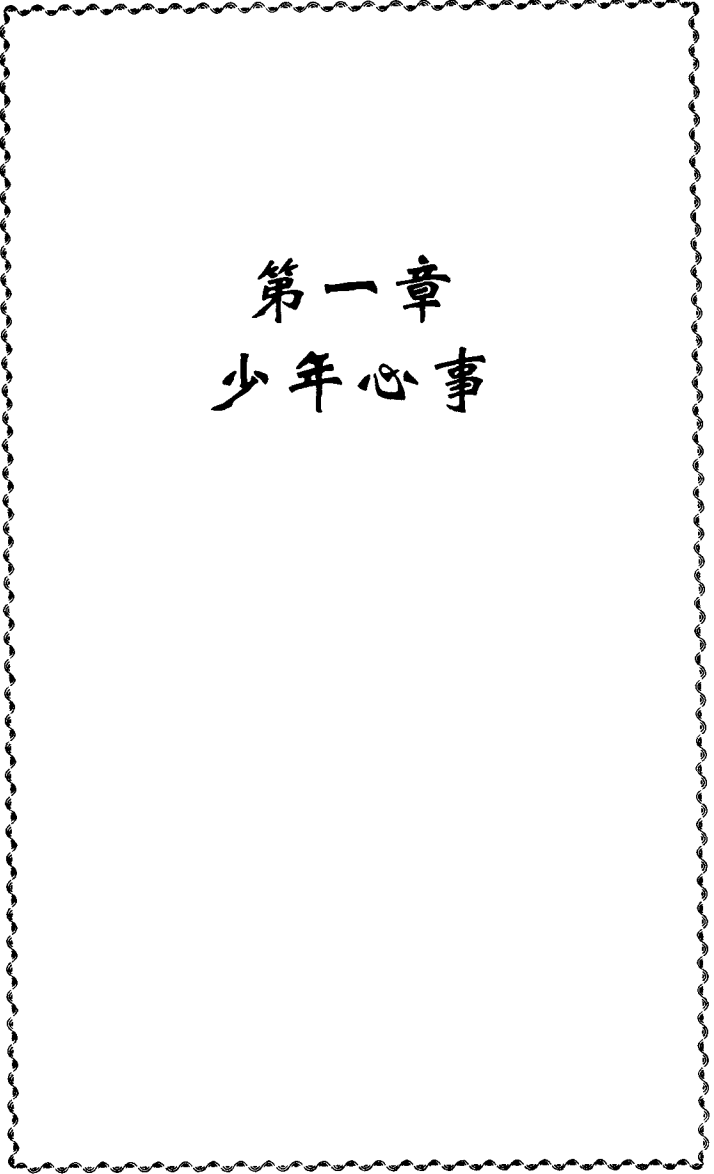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且与康梁两分张…………… (824)

随着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人头落地，短命的百日维新终于也落下了帷幕。张之洞擦

了擦额上的冷汗，庆幸道：“幸亏我远在武昌，不然也要被卷入漩涡了！”缓一缓，他又下定决心：“一定要让日本人把康、梁驱逐出境！”
.....

四、奉旨变法施新政..... (879)

张之洞与刘坤一相视一笑，这两个封疆大吏此刻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。经过几天的切磋，三道奏折由快马送至京城，那就是被朝野上下评说不已的“变法三疏”。西太后反复阅读后下了懿旨：“照办！”.....



第一章 少年心事

一、神仙洞府宁馨儿

山洞里，那金甲神人手捧红绸襁褓，面色凝重地对张镓说道：“天帝念汝祖上累积阴功，特赐麟儿与汝，汝其善养善教，令此子早成大器，莫辜负上天苦心！”一席话吓得张之洞的老爹冷汗直流……

公元一八三七年九月二日上午。

贵州省兴义府衙门官舍的后花园中间亭子里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正悠闲地躺在竹躺椅上。虽然此时已是秋天，太阳光却依然火辣辣的。亭子的八角形顶遮住了太阳的照射，只有躺椅的一个角儿沐浴在阳光里。

男人的一只脚正好晒在阳光里，他感到脚上发热，不由自主地把另一只脚也伸到了阳光里。

这个男人乃是兴义府知府张镓。

昨天晚上，他因受凉发了一夜的烧，想到衙门里没有什么要事，就留在家里休养休养。一身深蓝色的绸衫裹着他那微微发胖的身躯，衬得那张滋润的面庞越发显得安逸。

他的目光巡回在四周的花园里。各色的月季、玫瑰

已经显出秋天的神韵，叶子发黄，花瓣发散，地上有一层落蕊。一丛丛的菊花已打起了苞儿，即将显出它们的深秋本色。东边的几株椰子树高耸入云，顶端结满了圆溜溜的椰子。西边的两排棕榈树也是青色正浓，焕发着勃勃生机。地上的草儿绿中泛黄，毛茸茸地盖住了地皮。因公务繁忙，他已许久没有这么仔细地观赏后花园了。

他的目光停在了几株硕果累累的香蕉树上。成串的香蕉缀满了树身，散发着缕缕清香。他不由得深深吸了口气，似乎要品味品味这清香的味道。

一阵阵困意袭上来，他轻轻闭上了眼睛。

迷迷糊糊之中，他走进了一个深深的山洞。

山洞又宽又高，四周是青石。他漫步向前，脚步声在空旷的洞中回响。

看前面，似乎有灿烂的太阳光。

“咦，山洞里怎么会有太阳光呢？”

他自言自语，脚下的步子加快了。

越向前越亮。忽然间，他来到了山洞的尽头。一片耀眼的灿烂照得他几乎睁不开眼。他定了定神，不由大吃一惊——一轮太阳正悬在洞的上方。

“莫非这里是太阳的家么？”

他不相信地问自己，仔细观看四周的景物。只见四面全是金碧辉煌的楼台殿阁，气势不凡，俨然是传说中的天上世界。

“你是兴义府的张大人么？”

迷茫之中，一个身穿金甲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目光炯炯地向他问道。

“在下……就是。”

他有些害怕，显得语无伦次。

“给你！”

穿金甲人的双手伸到他面前，手上捧着一个红绸子裹着的布包儿。

“这是……这是……什么？”

他不敢伸手去接，斗胆发问，声音带着几分颤抖。

“你祖上有阴德，天帝赐给你这个孩儿，快接住吧！”

金甲人催促道。

他伸手接住，低下头看那红绸子里的娃儿。

“老爷！老爷！”

一阵轻柔而急促的呼唤在他耳边响起，他一下子惊醒过来。环顾眼前，方才的一切都不复存在，才知道原来是南柯一梦。再看身边，一个女人正站在他左手一侧低眉顺眼地看着他，原来是他的侍妾魏氏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他一下子坐了起来，吃惊地问。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事，一向温柔沉着的魏氏是不会这么急急地呼叫他的。

“老爷，夫人要生了！”

“夫人要临产了？请接生婆了么？”问话之中，他已站了起来。

“接生婆来过了。老爷您不要惊慌，夫人叫我告诉老爷一声，不要前去，就在这儿等信儿。老爷身体不适，还是不要走进产房的好。夫人那边，我会侍奉好的，老爷放心吧。”

魏氏说完，就转身走了。望着她的背影，张镓心头一亮，想道：“难道方才一梦是天帝给我的吉兆么？夫人该为我添个儿子了吧？”

张镓膝下已有三个儿子，长子之灏，次子之清，三子之渊。但亲友都知道，只有之渊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之灏和之清则是他兄长的儿子。十年前，兄长突然得病去世，长嫂不久也忧伤而死，他就把兄长的两个儿子及一个女儿收养下来，视同己出。张家上下都称三个男孩为大公子、二公子、三公子，依次排列，把张镓的两个侄子看作是他的亲生儿子。

对张镓来说，虽把三个男孩同等看待，内心里却希望能再添亲生儿子。男丁旺不旺，是一个家族旺不旺最重要的标志。如今，张家已有三男五女，相比起来，还是女孩多些。他以为，女儿再多都是人家的人，只有男孩儿才是撑门立户的人。

“但愿孩子顺利出生，不管是男是女。”转上来的这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心头，方才对生男孩的祈盼一下子淡下来了。

因为眼下的夫人朱氏，是他的第三个夫人。今年春